

清版插图本

金瓶梅续

(清) 紫阳道人 讷音居士著



金瓶梅续

(下)

〔清〕紫阳道人 著
讷音居士
沈二任 标点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五月

辽新登字 3 号

金瓶梅续

Jinping Meixu

〔清〕紫阳道人 著
讷音居士

沈二任 标点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金城印刷厂印刷

字数: 50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5½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200

责任编辑: 文 谭

封面设计: 方 开

责任校对: 邓 化

ISBN 7-5313-1085-6/I·969

(上、中、下) 定 价: 19.80 元

目 录

第 一 回	普静师幻活西门 庞大姐还魂托梦	1
第 二 回	何千户途中遇鬼 王六儿夫妇报恩	7
第 三 回	夙世缘蓝氏得宠 冤冤报翠屏重婚	14
第 四 回	宴重阳日上四美 张二官忍送优伶	19
第 五 回	狮子街复开铺面 王三官打妇休妻	26
第 六 回	黄羞花巧偕花烛 弥珠儿跳索沾恩	31
第 七 回	捕蝴蝶端阳宴乐 得鹦哥行院吞声	37
第 八 回	西门庆创金利市 袁碧莲私会佳期	44
第 九 回	蓝如玉代笔吟诗 冯金宝爱嫁西门	51
第 十 回	西大官喜添爱女 昭宣府林氏传情	59
第 十 一 回	蓝太监赔金赠马 春梅姐意感春鸿	65
第 十 二 回	上南京千金祝寿 冯金宝病愈私仆	71

第十三回	鸳鸯带换去香包 大厅房怒打王经	79
第十四回	逞豪华孝哥添寿 李铁嘴看相传方	85
第十五回	木香亭姊妹吟诗 贩药材二旧认货	92
第十六回	采莲船姊妹欢娱 七夕节闻巧穿针	98
第十七回	弥珠儿舌剑杀人 胭粉记主仆献媚	104
第十八回	潘道士驱邪除祟 孝哥儿初试东平	109
第十九回	小登科得中贺喜 西门庆夸富兴工	117
第二十回	如意儿私通玳安 护犊子苦打刘包	123
第二十一回	访娇娘西门迷本 包女戏屏姐正色	130
第二十二回	盗河车虔婆设计 服邪药二女争夫	136
第二十三回	祭灶神珍珠见鬼 现世报郑婆遭瘟	141
第二十四回	太監府西门行贿 小秋桂女扮男妆	147
第二十五回	把兄弟追欢行院 张二官劳命伤财	155

第二十六回	翡翠轩芙蓉蒙爱 林太太情献生活.....	163
第二十七回	蓝世贤探亲巡狩 二优童得钞蒙恩.....	169
第二十八回	大比年南京赶试 欺和尚乔通生灾.....	176
第二十九回	孝哥儿吹升县令 云里守寄信认亲.....	182
第三十回	吃螃蟹金宝献媚 就亲事父子同车.....	189
第三十一回	二优童任意纵横 济南府婚成大礼.....	195
第三十二回	女戏班蜂狂蝶浪 游行院二童吃钉.....	201
第三十三回	普静师途中点化 众亲友团拜接风.....	208
第三十四回	吴月娘归家欢会 庞大姐双和贵子.....	215
第三十五回	乔大户二次联姻 冯金宝含酸泼醋.....	222
第三十六回	遇恩诏任转沂州 甘小姐寅夜被盗.....	229
第三十七回	辨秋审连升三级 遇沂岭绝处逢生.....	236
第三十八回	参吴锡大报冤仇 西大官五十大庆.....	243

第三十九回	散资财日配三姻	
	大悟觉功成了道.....	252
第四十回	完宿债蓝屏为尼	
	赴任所团圆重会.....	258

第一回

普静师幻活西门 庞大姐还魂托梦

诗曰：

恐是仙家好别离，故教迢递作佳期。

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

清漏暂移相望久，微云未接过水迟。

岂能无意酬鸟鹊，惟与蜘蛛乞巧丝。

这首诗原是唐朝李商隐先生所作，言牛郎织女之苦，虽一年一会，尚有见期。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因何只写半身美人图？岂不可惜！今按原本第一奇书，西门庆自大宋徽宗宣和元年病故，算至幻化孝哥，正七年的光景。朝中将除了蔡京、童贯与高俅又出了奸臣秦桧专权舞弊，私通边外，弄的天下荒荒，金兵累犯边境，清河县市遭涂炭之灾，故引出千言万语。掀帘看花，梦解三世报，返本还元，演一部三续的故事，正是：

红楼五续甚清新，只为时人赞妙文；

余今亦较学三续，无非傀儡假中真。

话说吴月娘在永福寺尊了雪涧禅师的指引，与吴二旧、玳安、小玉四个人，无精打采回归了清河县的路，进了城，见家家闭户，路净人稀，过了狮子街，到了自己的住宅，见门面都被贼烧

毁了。满院皆是马粪，幸喜里面房屋照旧。月娘落下泪来，吴二旧也是感叹，大家来到上房，只见箱笼大开，七颠八倒。月娘气的大哭一场，只得叫玳安、小玉按次收拾，权且住下。是夜睡至三更，小玉做了一梦，恍惚独自走到一个去处，只觉阴风惨惨，冷气森森，有一座牌楼，三间黑瓮门，门外一道臭河，三座大桥，都是牛马形象，有人把守。吓的小玉毛发悚然，回身要跑，只见来了一个老妈妈，手提着凉浆水饭，说：“不要害怕，跟我来！少时大王升殿，是走不得的了。先在僻处躲避，等办完了事，才放人行呢。”于是把小玉带到大门内，穿廊下站立。但见正面五间大殿两旁设着滚油锅、碓臼、铁磨、夹板、大锯各样异怪非刑。堂上设着黑漆公案，一团杀气，好不怕人。官员侍者，都是神头鬼脸，在那里伺候。少时，下面喊堂，一位大王登了殿，头带九梁冠，身穿皂袍，面如瓦兽，钢须乱扎，一声大叫，似半天打了一个焦雷。见一个文官呈上一本册籍，上写“三世报”三个大字。只听堂上叫带人犯，下边众多侍者雁翅排班带上几起人犯，非刑拷问，鬼哭神嚎，一件一件都发放了。末后带上一对男女，阴阳相隔，看不真切，只听上面说西门庆一名，罪当挖眼，官刑三世了案。潘金莲一名，罪当下油锅，过奈河，三世了案。陈敬济一名，罪当割舌，碓捣三世了案。李瓶儿一名，事属有因，罪当杖毙，守寡三世了案。孝哥改名为空，为僧。吴月姐为尼，母子分离十年，现报了案。小玉听到此处吓的筛糠抖战，放声大哭，不觉惊醒，却是南柯一梦。把月娘也哭醒了，问：“你怎么了？”小玉细说梦境，月娘也哭起来，说：“此事甚奇，世上行善的少，作孽的多，想是你爹与众娘前生未做好事，死后在阴司受了报应，也是有的，哭也无益，你我只可安心度日，一心向善，吃斋念佛，修一个来世罢。”小玉答应，点上灯，主仆睡不成了。月娘爬起，叫小玉温了茶，喝了几口，不觉东方大亮，按下不表。且说普静长老幻化了孝哥，回归雪涧洞。将入山口，只见

一阵阴风，裹着西门庆的冤魂，在路旁不住的磕头。长老便问道：“我已度托了你，还不脱生，在此何事？”西门庆泪流满面，说：“弟子一生，虽贪财色，未敢害物伤生，天理昭彰。报应已受尽了，从今改过，再不敢非为了。望祖师垂怜，恩有重报。”言罢，磕头如鸡奔碎米。长老点头说：“善哉，善哉，西门庆原有善根，还有一段夙缘未了，也罢，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将他救回阳世，以了宿债。叫他自己回头，贫僧度他解脱。”想罢，叫声：“冤魂，随我来！贫僧救你，带着孝哥，仍回旧路。”又问道：“你家祖塋在于何处？”孝哥道：“离此不远，在五里原地方。”长老说：“既如此，同我去，自有道理。”于是，师徒过了些去处，来到五里原。长老说：“我在此等候，你快到家，叫你娘来，有要紧话说。”孝哥不敢违命，即找大路回到家中。把月娘吓了一跳，说：“我儿如何去而复返？”孝哥落泪将和尚之言述说一遍。月娘道：“又不是清明孟蓝，叫我到祖坟上，有何事？”孝哥道：“他说自有奥妙。”玳安在旁说：“母亲就同兄弟到坟上看是怎的？”于是，月娘雇了轿子，玳安、小玉、孝哥跟随出了城，往五里原来。相离不远，果见长老在月台上打坐。月娘下了轿，向前稽首。禅师说：“你来了么？快说哪是你夫主的坟墓？”月娘用手一指，说：“那未长草的便是。问他怎的？”长老向前，口中念念有词。用手一指，说：“西门庆的阴魂还不归壳？”只见坟头忽然裂了一条大缝，把月娘、孝哥吓的魂不附体。长老道：“不须害怕，你的夫主活了。快着人刨开，看是真是假。”月娘说：“他死了几年，如何能复生？”长老道：“只因你夫主尘缘未满，当真的活了。”主仆半信半疑，即令张安与玳安叫了几个人，一齐动手，刨的刨，挖的挖，登时打开坟墓。众人留神一看，见盖子已开了，玳安动手打开，细看见西门庆面目如生，衣服照旧。月娘、孝哥放声大哭。长老道：“不必哭，万千之喜，把你夫主扶上坑来，贫僧还有话说。”玳安答应，同张安下去，把西门庆搭上坑来，坐于

地上。和尚取出一个葫芦，倒出一粒仙丹，撬开牙头，灌将下去。只见手脚齐动，哎哟一声，果然还了阳了。禅师道：“善哉，善哉！冤冤不已，功成缘满，后会有期。还你的儿子罢！”言讫化阵清风踪影全无。且住，你这个话说的就离了，西门庆死去七年，尸首如何不坏，骨肉如生？列位有所不知，因他在生服过梵僧的药，乃壮阳仙丹。虽气绝身亡，药性仍在。慢说七年，就是七十年，也不能坏。故阳魂入壳复旧如初。闲言少叙，且说月娘见西门庆呼吸气转，睁开二目，大叫道一场好睡。月娘、孝哥悲喜交加。见真活了，忙灌了些茶水，搀入房中，定了定神，似好人一般。西门庆道：“我是醒着还是梦里？”月娘将死了七年，雪涧长老如何救活的话，述说一遍。西门庆如梦方醒，叹了一口气，将阴魂飘渺，要去脱生，路遇普静禅师，如何哀求代转还阳，一切述说一回。人人称奇，孝哥拉着西门庆的手，喜之不尽。正是：

父子相逢活枯树，夫妻聚会镜重圆。

这时西门庆还阳早惊动了清河县军民百姓，五里三村，都来看新闻。把五里原都围满了，纷纷议论，拥挤不动，月娘见人太多了，怕大官人伤神，忙开发了帮忙的，说：“天晚了，咱们回去罢！”西门庆点头，月娘搀扶上了轿，坐好。孝哥、小玉、玳安都是步行，慢慢的回到家中。早有左邻右舍，吴二旧、大妗子、二妗子、谢希大、常峙节等，都来看新闻，贺喜，月娘治酒款待，悲喜交加。正乱了半夜，众人三更方散。夫妻回后，小玉献了茶，叙起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春梅、西门大姐、陈敬济、王婆子之事。西门庆落泪叹息不已。不觉天交四鼓，小玉铺了床，请官人与月娘安歇。次日早起，西门庆前后查看，无不伤心，睹物思人，令人可叹。幸有亲友瞧看，少适闷怀。过了三日，是夜月娘刚然合眼，似睡不睡，见从外面进来了一个老者，带一个女子，望着月娘说：“你认的我么？”月娘一看，说不认得，老者道：“吾乃当方土地，奉

普静禅师法旨，带了你家阳魂特来托梦。”月娘未及回言，只见那女子方膝跪倒，四方八拜，不住磕头。月娘定睛一看，不是别人，原来是春梅。月娘道：“听见你已死去，从何而来？”春梅泪流满面说：“自从离了娘，嫁到周家，因痨病身死，他兄弟将奴合葬周统制坟墓。不想周爷大怒，说奴不守本分，欺哄于他，施阴法将我的尸首抛于荒郊野外，天不收，地不管，苦不可言，幸亏普静禅师路过，大发慈悲，着土地老爷指引永福寺的道坚和尚，用仙丹一粒救活尸首，现在永福寺安身。无投无奔，阴魂见娘，可怜收留，感恩不尽。再雪涧長老指引，知爹已回阳世，望娘念旧日之情，求爹怜悯，情愿叠被铺床。”说罢，放声大哭。月娘睡中惊醒，却是一场大梦。听了听天交三鼓。叫小玉点上灯，也不言语，自己思想，说奇哉。正醒了半夜。次日天明了，西门庆起来，梳洗完毕，小玉递上茶来，月娘道：“昨夜三更，做了一个怪梦。吓了我一身冷汗。”将梦情节告诉官人一遍。西门庆道：“有这等怪事，你是见我还魂，就梦他活了。月娘说：“我也不信，但他说的像件真事，何不着人看看真假。”于是，着玳安快到永福寺探听真假。玳安答应，急忙去了。等了半日，只见玳安笑嘻嘻的回来，称奇道：“果然和尚道坚收留春梅姐是实。春梅姐瘦的了不得，见了我好不哭呢！那里叫来，再三求我带了道坚来与爹娘请安，替求爹娘作主。”西门庆喜出望外。说：“把和尚叫进来。”玳安把道坚代到书房，见了礼，问了备细。官人大喜。说：“你先去，我自有道理。”道坚回庙不提。西门庆来至上房，说道：“果然是真。庞大姐原是我收用过的，目今各房皆空，她既还魂，何不将她接来作了妻室。不知你意下如何？”月娘说：“事非偶然，皆因前定，好极了。”次日，西门庆一早着玳安雇了两乘小轿，拿上五两银子，佛前上供。月娘备了一套裙衫，一匣簪环，叫小玉：“问你姑娘，好说我请她说话。”二人答应，上轿去了。这里夫妻吃了饭，正在盼望，只见玳安跑进来，说：

“接了来了。”少时，小玉搀着春梅进了上房，见了官人月娘，离情所感，不由大放悲声，昏将过去。西门庆月娘也哭的梗气难抑。小玉劝了半日，又把春梅搬过来，叫了些时，方才苏醒，与官人月娘请了安，叙礼坐下。月娘说：“闻你还阳，是天缘奇遇。目今，你爹无人，请你来与我作个姐妹，好不好？”春梅忙双膝跪倒，说若月娘肯收留，恩如再造，那里敢与娘并肩？月娘说：“我说不必太谦，起来罢！”春梅与西门月娘下了大礼，方才归位坐下。正是：

若非二人重出世，怎了前生夙世缘。

当日西门庆收了春梅，也不问长问短，把她养在月娘房中。月娘见她衣服陈旧，打开箱笼，把自己的宦囊与官人春梅每人换了一套。又将大姐一分妆奁给了春梅使用。春梅道了万福，说：“娘又赏东西，感之不尽。”小玉摆上饭来，大家吃了，这才提起周家之事。并不提陈敬济一字，叹息了一回，至晚安歇。这一来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何千户途中遇鬼 王六儿夫妇报恩

却说次日可巧是西门庆的生日，又是夫妻父子团圆之喜，有何千户、张二官、李知县、张国栋闻风送礼，吴二旧、乔大户、谢希大、常峙节来贺喜，在前厅摆酒，后堂是大户娘子、应二娘子、大妗子、二妗子、薛姑子、王姑子、冯婆、刘婆都来看新闻。人人夸奖，彼此称奇。大家坐下，薛姑子道：“阿弥陀佛，世上还是行善好，想大娘吃斋，把素，烧香拜佛，才修的死的活了，走的来了。目今，夫妻父子完聚，小夫人还魂，作了娘子。佛经上说的好，祸因恶积，福缘善庆。正应在大官人这个庆字上。”大家点头说：“到底出家人讲的通。”酒过三巡，乔大户道：“目今，合家欢会，天下罕有，亲家不可散了心，必须打点精神，重新整理才好。我看人也不够使，门面也得修修，一切办理复旧如初，才成事体。不然，不合局面。”西门庆满斟一杯道：“亲家说的是极了。谢老兄金石良言。”望吴二旧说：“能者多劳，明日先求老弟叫几个匠人，修理门面。再有，不相熟的人，找上几个使用，别的事慢慢的料理。”吴二旧道：“这有何难！交给我。”又饮了一会，吃了饭，撤去残席，天晚了，先是何千户、张二官去了，乔大户、吴二旧也告辞了。谢希大、常峙节留之乎也。大户娘子、应二娘子也回去了。大妗子、二妗

子归了月娘房中。两个姑子亦住下了。西门庆带了酒，手拉着春梅，竟往李瓶儿楼上来，睹物伤情，不免就景悲叹。小玉忙搬床帐，设炉焚香，重开桌面，复斟仙醪。他二人两世为人，千里相会，推杯换盏，并肩叠股，不觉铜壶滴漏，携手上床，不免巫山欢会，不必细说。单表何千户自西门庆家上寿回家，过了紫石街，走至半路，忽然一阵旋风，刮的尘沙迷目，恍忽裹着个人形，停了轿来，原来正遇潘金莲的冤魂罪满脱生。见何千户生的面如敷粉，齿白唇红，生前相见，口内流涎，未能到手，今日撞见欲心未退，饿虎捕食，上前一搂，何千户打了一个冷战，只觉四肢冰凉，即催轿夫回到街中，扶头不起，胡话谰语不绝。把个夫人蓝氏吓的魂不附体。忙请医官调治，看了脉，道：“此乃客忤之症，邪祟缠身，难治的很。”只好服了药，看连进二副，并无功效。又请了弹工子送祟，亦无半点好处。只听说吴大的老婆又来了，蓝如玉也无了主意，拉着丫环秋桂，只是哭，日夜守着，汤水不下。还盼着有好的日子，一日不似一日，大睁着眼，正叫了三日三夜，呜呼哀哉，气绝身亡。蓝氏放声大哭，几次死去活来，秋桂好容易劝住了，街中不免接三念经，全家挂孝，放了三七二十一天，发引埋葬，不必细说。这里西门庆闻知，亦叹息不已。着玳安备了祭礼，拿了一分帖。蓝氏再三致谢，赏了玳安二两银子。玳安回家，学说千户夫人怎的会行事，今年才十九岁，正在年轻，无倚无靠，只有一个贴己的丫头，名叫秋桂，今年十七岁了，又无所出，怎的哭的要死要活。西门庆听了，忽然想起蓝氏美貌，我的命是她要的。这也是姻缘凑巧，现今房下无人，何不叫文嫂做媒，说来做房娘子，岂不是好！主意一定，唤玳安叫文嫂来，我有话说。玳安去不多时，带了文嫂来与官人嗑头。西门庆说：“我有一事与你商议，目今何千户死了，他的娘子我见过，要叫你说媒，不知他嫁人不嫁？你若能说成了，自有重谢。”文嫂道：“若说别人敢不听命，这千户娘子

是个读书讲礼的人，怕未必肯嫁人。爹既要娶她，小媳妇先探探口气，才下的手呢！”西门庆大喜，与月娘要了一两银子，又待了点心，说事不宜迟，千万上紧才好。文嫂道：“小媳妇这就去。”说罢，提了花箱一直往何千户衙门中来，到了衙中，门上通报了。文嫂随至上房，与蓝如玉磕了头，说：“小媳妇不知官人没了，未来吊祭，望娘子恕罪。”言罢，复又磕头。蓝氏道：“无隔山之照，无人说，你怎么得知道。”唤秋桂看茶，请坐下，文嫂道了万福。说：“官人是什么病没了？”蓝氏流下泪来说：“并无病症，闻得西大官人还了阳，一为贺喜，二为看看新闻，饮了一日酒，回至途中，过了一阵旋风，就不好了。来到家，见神见鬼，只说撞见武大郎的老婆，拉着了不撒手，正叫了三日，医药无效，他就死了。”说着放声大哭。文嫂道：“可惜官人年轻轻的，福还未享够呢，丢的娘孤孤伶伶，又无所出，倚靠何人？小媳妇替娘子过不的得。”蓝氏泪如雨下。叫苦道：“人家死去，怎么就会活了？我们家的怎不活呢？”文嫂闻听正对鹅脖，忙劝道：“有句话不敢说。”蓝如玉道：“自家里头，但说何妨？”文嫂道：“似娘子正在青春，官人去了世，又无倚靠，不如前进一步，强如自受孤单，白日里还好受，到晚间连被卧都是凉的。”蓝氏红了脸，半晌无言。文嫂又说道：“我不是外人，寡是难守的。妇人无了丈夫，如同鱼离了水，暂且还将就得，渴急了邪火烧身，得了病，就难好了。”一夕话说的蓝氏活动，低着头弄裙带子说：“你虽说的是，羞人答答的，又无见我叔叔，怎好自作主张？”文嫂道：“若小媳妇说的是，也不难，蓝老爷现在宫中。即刻修书一封，差人将娘子无依无靠，又无所出，难以守寡，情愿前进缘由禀明。一面寻一门当户对人家，重整花烛，岂不是好！”蓝氏道：“话虽如此说，奴家哪里寻去？”文嫂道：“有有，现今西大官人回阳。他是清河县第一个财主。人品娘子亲眼见过，有名的情人。几位娘子都没了。娘子若不弃嫌，小媳妇愿效犬马之

劳。”列公，文嫂若提别人，又作一论。题到西门庆，是有名人焉。况神交意会过，怎不欢喜？连说道：“嫂嫂此人虽很好，只不知我叔叔意下如何？”文嫂说：“天哟！自古先嫁由父母，后嫁由本身。娘子既然愿意，全在小媳妇身上。明日到大官人家，讨了口气回来，与娘子道喜。”说的妇人心如火热。不由的堆下笑来，叫了丫环拿了一对银簪，两方手帕，说：嫂嫂若肯上心，明日做双好鞋你穿。”文嫂道了万福说：“还要讨娘子的赏呢！”收了东西，提了花箱，告辞出门，回家去了。话分两头，且说，王六儿自从改嫁了，二捣鬼到甚和气。住着何老的房子，还有几亩田地，堪可度日。但狗改不了吃屎，韩二不在家，仍旧是坐家女儿偷皮匠，逢着就上。一日，天降大雨，不能出门。夫妻打了一壶酒，买了两个皮蛋，饮酒闲谈。二捣鬼道：“我告诉你一件新闻。昨日在街上遇见清河县贩布的客人，说咱们的西门老爹死了几年，重新会活了。你信不信？”王六儿道：“哪有此事。”韩二说：“千真万真。”妇人道：“死后还魂自古有的，若果他真活了，他是咱们的大恩人。连你我都应该喜欢。你明日再细细的问问，我还有话说着。”天交二鼓，二人安歇了。次日清晨，韩二找了布客人，问了备细。回家告诉老婆王六儿道：“既他眼见，是天从人愿。咱们在此有什么好处，不如把房子变卖了，作了本钱，你我投到那里还是个扎根的地步。”韩二道：“你说的是，变卖了银子在这里贩些假珠绒线运至山东，嫌些利市，也是好的。就到爹那里住了，也得垫补。”商议一定，次日找了牙行，将住房七间，田地五十亩，卖银一百八十两。还有零星衣物，打成包裹，雇了支塘板船，裹好行李。二人上舡往山东而来，过了些码头镇店，看了些绿水青山，一日到了扬州地方，上岸投宿。忽见一人招呼，韩二回头看了半日，想不起来，那人道：“离了几载，就不认得了！我乃苗员外的主管，名叫苗青。”韩二也笑了，忙奉一揖道：“看着眼熟，想不到老兄在这里。”二人叙了寒